

长篇小说

遵义1935

石永言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长篇
小说

遵义1935



石永言 著

二
著

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遵义·1935 / 石永言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221-12501-9

I. ①遵… II. ①石…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711号

遵义·1935

著 者 石永言

责任编辑 黄 冰 杨 礼

装帧设计 丹 丽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550004）

印 刷 深圳市祥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开

印 张 7.6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0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0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501-9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关于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期间，在红军发动和领导下开展的群众斗争，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拙著《遵义会议纪实》里只保留了一部分，有些内容，因该书主要反映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而割爱。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遵义小城里的许多人物，始终活跃在我的脑际。由于工作的关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数十载来，我与其中的一些人物，还打过不少交道，从他们口中，知道许多当年他们在红军的召唤下的所作所为。这些，令我倾心，令我感动，难以忘怀。我始终认为，遵义应该有一部作品，展示他们在那个年代所从事的斗争，不让其湮没在沧桑的岁月里，因为这是小城的一段历史，一段重要的历史。

当然，在“左”的年代，要书写他们，有些困难。因为这些人中有个别的，在斗争遭受挫折后，或说过一些错话，或做过一些对革命事业并无大损的错事。但在“左”的日子里，却频频遭到斗争，成为建国后屡次运动的“运动员”。其实，革命斗争极其复杂，也极其残酷，并非如人们坐在屋子里想象的

那么简单，那么单纯。有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在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刻，这个光耀千秋的主题，肯定是要好好纪念与回顾的。在那红色岁月里，红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所开展的活动，当然不该忘怀。红军播下的火种，虽然早就燎原，但那一粒粒火星，在历史的深处，也应该闪耀出它们的光芒，将它们在那个年代的表现，印记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之上。

三十年前，由于“地利”原因，加之使命感、责任感的激励，我写出《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三十年后，又是使命感与责任感令我提起笔来，书写遵义这段历史。为我的故乡遵义，在完成《遵义会议纪实》这部书稿后再做一件事，写一部反映在红军带领下，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遵义1935》，以告慰牺牲在当年的先烈，以纪念参与当年斗争的已逝去的人们，同时，了却我的又一桩心愿。

石永言

石永言，原名田兴咏，1938年出生，贵州遵义市人。1955年开始文学创作。初学写诗，后涉及散文、评论、小说、邓剧等写作，并长期从事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有《遵义会议纪实》，长征三部曲《命运》、《危亡》、《曙光》以及电视剧《遵义会议》（与郭晨合作）等作品。中国作协会员、研究员，获“贵州省优秀文艺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电视剧《遵义会议》1997年余膺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及1998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鸣 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中共遵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出版的《长征火种》、原遵义市文化局出版的《遵义文化史》、遵义会议纪念馆出版的《红军长征在贵州》以及当年参加斗争的老同志周守如、何思余、李小侠等人的回忆录；还有赵珣、晋润昌、周珍元、刘庆光、刘永书等撰写或采访的文章。作为遵义师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得到该中心的帮助，谨向以上单位与个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石永言

2014年5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001 第一回 腊月间遵义民众奔走相告
南门关刘伯庄带头迎红军

017 第二回 周司和卖煤结识李小侠
何恩余三中遭遇余正帮

035 第三回 周守如下乡发动群众
天主堂开会热热闹闹

049 第四回 缺乏调查红军错抓赵乃康
遵义城万人大会万人空巷

063 第五回 打土豪分柏辉章家财物
杨柳街侯家公馆被抄家

071 第六回 余选华带领徐老遍访书香门第
保护图书革命老人功不在禹下

085 第七回 朱穆伯盛赞毛润之老师徐特立
团溪蔡花灯颂红军跳进遵义城

097 第八回 为扩红王泉媛扮演王家烈
为扩红邓六金奔走茅草铺

- 111 **第九回** 回山乡支援红军热火朝天
马哥头赵大强救受伤红军
- 129 **第十回** 干恶霸骆屠户卖猪肉捣鬼
反革命张麻子桃源洞被擒
- 141 **第十一回** 吴打猎进城搬红军救干人
邓石匠险遭宋马刀五牛分尸
- 157 **第十二回** “讲圣喻”王小燕丁字口说红军
看新娘王泉媛李小侠受教育
- 171 **第十三回** 豫章小学罗梓铭欣然听汇报
红军入遵开展活动如火如荼
- 183 **第十四回** 余选华著诗赞徐老高风亮节
陈公祠军民同乐会鱼水情深
- 195 **第十五回** 遵义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一个个不当“之友”当红军
- 209 **第十六回** 红军卫生员追赶部队遭杀害
梓树坪民众齐心共筑红军坟
- 225 **第十七回** 抗捐军为保坟计退宋马刀
受苦干人力保心中红军坟

第一回

腊月间遵义民众奔走相告
南门关刘伯庄带头迎红军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至过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五年的一月上旬，贵州北部重镇遵义，传闻“共匪”流窜贵州，遵义难免“遭劫”。驻军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奉命率部死守遵义。东北风呼啸，萧条的大街上，侯家军司令部“传锣”，一阵阵锣声敲响后，传令兵高声朗诵：

“鸣锣无别，司令部命令，家家户户出壮丁一名，自带大刀、梭标，明早到司令部报到，集中受训，以保家乡。如有违令者，军法从事。”

接着又是一阵锣声，表示传令一遍，如此沿街反复进行。

次日，壮丁们集中后，练习齐步跑，学“辟刺”，还要学喊口号以壮士气。口号是沿用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蒋丕绪手下一个参谋，在军阀王家烈与毛光翔内讧时，仿《桃花扇》上的一段小曲拟的，原作布告，此处用作口号，其内容是：

“野战不利守城！”

“守城不利巷战！”

“巷战不利放火！”

“军民一起努力！”

这些自愿的或是被抓来的壮丁，口里虽然在念，而在私下里却在互相询问：“真是一起放火，老子们吃啥穿啥呢？”

于是这些集训的壮丁阴倒好笑。真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挥即散的群伙，那些口号也只能是提提虚劲而已。

时局虽然有些紧张，但遵义城夜里，有时还是响起一声声人们十分熟悉的“炒米糖开水！”“汤圆宵夜！”悠远而又绵长的叫卖声，温暖着湘江两岸的人家。这动听叫卖声，令人

思念，令人嘴馋，才躺下还没入睡的人，真想披衣而起，开门出去，买它一碗。

侯之担的军队，加强了白天巡逻。入晚的报时信号“二炮”以后，老城、新城的各道城门当即半掩，政府要求各家各户门前挂灯，多为马灯与白皮纸竹篾编扎的烙粑灯笼两种。其目的是让满城通明，以防不测。三更时刻，则关闭城门，禁止通行，城墙上巡夜的壮丁，间歇地齐呼警号：“注意城墙脚，谨防刺刀戳老壳！”

一声声警号，在宁静的夜半突然响起，以示戒备森严，令人心惊胆颤。

次日夜半，遵义城里负责传锣的老头子，提着一扇已经敲打过无数个夜晚的破锣，在新城离湘山寺不远的德耀门附近，沿街敲着锣大声喊：“各家各户听到：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老头的锣声与喊声又响起了：“大家打开四门，欢迎红军总司令！”

一夜之间，两种迥然不同的传锣声，告诉人们，“死守”遵义城的川南边防军（侯家军）已经跑光了，红军部队进了城。后一句口号是谁叫传锣老头子这么喊的，当有人问他时，他说是“商会”。看来，商人的鼻子尖，比常人灵敏。

老城大仕阁巷斜对着的糕点糖果铺“同新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晋润昌，出于一种好奇心驱使，天一破晓，一个人悄悄溜上大街。此时，街上的檐灯未断，余光尚明，还没有行人。对着东方欲晓的背景，一会儿，他看见三个大汉，一个背着大

包袱走在前面。到了小十字的“恒益社”文具店，走在前面的大汉招呼随后的两人，（其一挑了两口大桶锅，另一个挑了一担满鼓鼓的包婆子），他们在“恒益社”大门前放下担子和包袱坐地休息。晋润昌心想，别的小孩都跟得，我这个不满十岁的也可以去凑个热闹，随手拉关了门，也过去看个究竟。

三个汉子原来是“丘八”，哇哩哇啦地说话。围在一旁的几个小孩儿交头接耳，叽叽喳喳闹醒了“恒益社”的老板。他开门出来对着小孩们喝道：“你们吵些什么？”

一股寒风袭来，“恒益社”老板赶紧扣上棉袄，瞧着眼前的“丘八”出神。

那个大兵讲的话晋润昌听不懂，只见他拿了一张纸条，向老板问什么话。老板便对大兵指手画脚，撇腔撇调地说：“前面就是大十字，右拐就到。”

回到家里，晋润昌的父亲已经起床，他不敢说去过小十字，只说在门口看见三个大兵，穿的一身灰布军装，头戴的军帽上有一颗红帽徽。看他们好像很久没有洗脸了，衣服也很脏，裤腿上都是泥，向大十字去了。晋润昌父亲对他说，以后大清早不要随便乱走，好好在家读书，你看见的大兵，恐怕不是二十五军，大概是红军。

晋润昌所见的三个大兵，的确是红军进城的先头部队，他们要找的地方，是离大十字不远的遵义县府衙门，当时红军部队集结之地。

翌日，晋润昌父亲在府衙门前听了讲话后回来告诉他：共产党的军队叫红军，他们是苏维埃政府，不是“共匪”。红军

要打倒土豪劣绅，不欺压老百姓。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龄童晋润昌那日大清早街头的所见，便是红军进入遵义城真实的一幕。

且说就在遵义城那个传锣老头在夜里鸣锣的叫喊声中，家住湄潭永兴何家营的遵义三中学生何恩余，这一夜并没熟睡，相反还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就在这几天要经过遵义。这消息，是一个在四川铜梁县参加“土桥起义”后，带着几个人辗转来到遵义，隐蔽下身份从事挑煤、筑墙等下力活的周皱群告诉他的。

就在打锣老头还未上街的前半夜，十八岁的何恩余，悄悄约着遵义女中学生李小侠和青年教师余选华，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十来岁、五年前在成都参加中国共产党、店员出身的周守如，以及几个三中和县立女中的男女学生，来到老城南门内居住的青年教师陈庆锡家，商量迎接红军进城之事。当然，这个活动是周皱群与周守如事先筹备的。

小城里居住的这群当时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男女青年，听说红军的到来，无不新奇而又兴奋。因为国民党宣传的红军是“共匪”，主张“共产共妻”，所经之地，“无恶不作”“杀人放火”“鸡犬不宁”。于是何恩余他们，倒想看看这部队是否如国民党所讲的那样，看看是些什么“三头六臂”、“青面獠牙”似的人物。其实，他们也十分怀疑国民党的宣传。

这群年轻人来到陈庆锡家，陈庆锡的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理解儿子与他的同学朋友在他家要做的事。周皱群首先对大伙

说：“明天，共产党的队伍要进遵义城，我们大家都要去迎接，今晚赶快写点标语，拿着标语去热闹一点。”

“标语如何做，写些什么内容？”李小侠高兴地问大家。

高个子周守如答道：“我弄来一些红红绿绿的纸，大家先把它们裁成三角状。”

周守如又取出从红绿纸中裹着的一束小竹签，将裁好的一张三角形状的红纸的一边，用糨糊粘贴在一棵小签上，在手里摇了摇：“这便是一面欢迎小旗。”

李小侠的一个女同学王小燕欢喜地拍拍手：“欢迎旗这么做，简单又好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三下两下，一大堆红红绿绿的三角小旗便堆在一张褪了颜色的大黑漆方桌上。

何恩余问周皱群：“标语写些什么内容？”

“我已经拟好了，就写这些。”周皱群从怀里摸出一张写满字的纸，摊开在桌上，大伙凑过去瞧，菜油灯下，纸上写着一行行毛笔字，大伙轻声地朗读着：

“欢迎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是干人（贵州方言中指穷人）的队伍！”

“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不拉伕、不派款！”

“杀土豪的肥猪来过年！”

“分土豪的财物给干人！”

……

三中学生章慕龙对大伙说：“余选华老师的字写得好，三

角小旗上的字由他来写。”

“要得，要得，让余老师来写，写好点，让民众看了舒服，不要忘记我们大家都是读书人，字是打门槌！”王小燕说。

余选华看大家相信自己便大声说：“承蒙大家看得起，写标语的活路就由我一人包了。”

余选华写字，周守如对大家说：“明天一早，红军就要入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要来，大家一起到南门关接官厅去迎接，除了我们去那儿，城里还有其他人去，估计热闹得很！”

“好哇！”大伙欢声叫了起来。

遵义新城丁字口，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北面去松子坎入川大路与南面去南门关出城的丰乐路，以及西边去万寿桥过河去老城的路，在这里交汇，西面离丁字口不远有一条小巷进大悲阁，这样，几条大道，便在小城中心形成一个“丁”字。于是，便在宋孝宗淳熙三年，播州土司开发了七八百年的这片土地中心，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地名——丁字口。

丁字口既然是遵义城的中心，当然商贾云集，店铺众多。除有一家气魄宏大取名“太平洋药房”的遵义城中少见的西药房外，还有许多绸缎铺。遵义城中为什么绸缎铺多，原因是清乾隆年间，遵义知府山东人氏陈玉□发现遵义青杠树多，便号召百姓利用青杠树叶养蚕，发展遵义丝织，形成“遵义府绸，可与吴淞蜀锦争价”的局面。

在这些五光十色的绸缎铺中，有一家商号名为“协记”，铺子老板刘芷庄，经营布匹绸缎，同时在新城凤朝门建“油单坊”，加工的油布油绸质量好，产品远销省内外。遵义新城这

家有名的“协记”商铺，在寒冬腊月深夜，那个打更老头鸣锣高喊“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时，被国民党侯之担的部队抢劫了。这些平时祸害百姓的军队，逃离遵义时也不忘大捞一把。面对遭国民党溃军抢劫的铺面，头戴爪皮帽、身穿长衫的刘芷庄十分气忿，同时也十分无奈。他用右手微微撩起长衫的下摆，急急走进古式巷里的老宅，在青石路上行走的熟人向他打招呼，他也视而不见，急着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的大哥刘伯庄。

通过曲折且高低不平的小巷，他一脚踏进院子，大声喊了一声：“大哥，在家吗？”

刘伯庄在屋里大声回应道：“芷庄，有何事？”

刘芷庄一进屋，便气急败坏地向大哥倾诉道：“我的铺子，遭侯家军抢劫一空，气人之至！”

“有这等事？国民党军队，真该千刀万剐了！”

刘伯庄深深叹了口气，接着对刘芷庄说：“芷庄，上午我听商界有人说，明天红军要进城，你是否通知你们附近的铺子老板，大家去南门关‘接官厅’迎接一下，听说还有许多民众、学生要去，我也要去。”

停了停，刘伯庄又说：“听说红军是打富济贫，赈救千人，而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如果真是这样，遵义百姓真该欢迎这样的队伍到来。”

“好，我就去！”刘芷庄应道。

“不忙走，你的铺子不是被溃军抢了吗？我替你写张告示，贴在铺板上，让大家看看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